

迎暉閣經說原稿

春秋集傳七

卷之十

成公

成公

公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胡傳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天一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于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慎于微之意也每慎于微然後王事備矣

焜按天之四氣猶人之四德也四德有所不盡其用則王道缺而民必有受其病者矣四氣有所不盡其用則天道虧而物必有受其病者矣然天道之失常聖人能默相之人事之失常天不能陰陽之也故聖人每責之人焉

三月作丘甲

胡傳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所取于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邱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而具一乘耳。今作邱甲者，即邱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

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為齊難故，作邱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焜按盟皆私要，始以二國盟。後君有故，則使大夫奉命以盟。後三國之大夫奉使交往而蒞盟。後政在大夫，則大夫與大夫盟。又其後，則小國之君但與大國之卿盟，而小國之君失位矣。又其後，小國之卿亦專與大國之君盟，而大國之君亦失位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敵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諱敵不敵也故屬之所親程子曰不可敵者理也其敵王道之失也

王師言其大也茅戎言其小也胡氏曰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以邑唯器與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煜按孫良夫書及齊師不書齊侯齊侯未嘗伐衛良夫亦未嘗受命為魯禦齊也而師相遇耳故與下文不同書及進退之權在孫良夫也度德量力遠怨安民引君當道志仁而不

為強戰。卿大夫事也。不是之圖而驅民以戰。喪師辱國。實良夫之罪也。或曰。罪在受命之始。不在戰齊之時。然閭外之事。為將者專之。全師而還。雖非君命。猶可未滅也。曰。帥師及齊。師戰罪良夫者深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左傳。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滅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克。子晉侯許之。師從齊師于鞏。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癸酉。師陳于鞏。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未絕。

抄誤

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左并轡。右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焜按。鞏之戰。皆書及齊侯。諸侯同為王臣。不知交鄰以道。御下以禮。而使大夫挾其憤怨。以與之抗。亦晉魯曹衛諸君。暗于大義之失也。諸臣不知釋小忿。明大體。輯睦隣。封輔君以德。非卿道也。魯書四人。見魯政無綱。且見魯之空國而爭。所謂憤兵亦亡道也。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不書帥師。省文也。

並書四卿。異于節制之師矣。夫賤統于貴，下統于上，卑統于尊，國之體也。政之紀也。少不統于長，將不可以治一家。况一國乎？且兵事將專生殺，制進退。若四卿並將，人人得以殺生進退于其間，謂先王之軍制有此乎？况一事而人人並任之，久之必至于無可任。此魯所以日替也。公方幼弱，嗣此會嬰齊盟列國，四子不出而任其事，不亦慎乎？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穀梁傳：鞏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至海。齊有以取之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卻獻子，齊有以取之也。

煜按書及專也。盟必稱君，以國與焉。而大夫許之盟，汰矣。易曰：地道无成，而卻克滿盈如此。豈臣道哉？范武子請老，召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蓋已知克有不臣之心矣。魯衛諸臣當國任事，而殘民樹怨，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而已矣。故并書其名，罪之深矣。

林氏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桓公退師而後盟于召陵，修禮于楚也。齊侯使國佐如師，晉卻克進師而後盟于袁婁，不禮于齊也。夫以齊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大夫敢為之，甚矣鞏戰

之忿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子共公同立

庚寅衛侯速卒穆公卒子定公立

取汶陽田

胡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

石氏曰歸者其意也取者我取非其志也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于晉而已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傳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

方氏曰此會之辱過于齊之盟而書公不諱何也著三桓之惡也侯伯會盟則大夫往與亢禮而荆蠻之臣使公辱焉其真甚矣且是盟諸國皆大夫會而魯獨君往蓋緣楚師之入本為救

齊而鞏之戰。季孫叔孫實主之。恐有執辱之危。故身避而迫公。以往也。若諱公。則或微者往會。而三桓之惡隱矣。楚大夫自屈完以後。無氏者。而自嬰齊以後。無不氏者。何也。楚益強。諸侯以盟主事之。故其臣名氏具詳耳。

煜按此時公幼弱。諸大夫畏楚。特降公。諸侯之尊。以會之。故經特書曰公會楚公子。正尊卑內外之名分。而不之諱。罪謀國者也。謂其卑君辱親甚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盟于蜀。

程子曰。楚為強盛。凌鑠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

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楚亦書人。則非謂其衰也。公與諸大夫盟。不欲詳焉。傷魯也。

世宗皇帝御纂曰。楚秦列諸國之上。蓋以彊大相先也。舊史從赴告之文。聖人亦因而書之耳。蔡許不書。則左氏得之。

方氏曰。此盟楚主之。故秦先于宋。而齊後于從楚之國也。傳稱蔡許之君實與。而經不書。楚人以為私。如虢之會。知滕不與耳。

煜按蜀之盟。諸大夫畏楚。而不知大義。無足錄者。又公在。故槩人之公。而與焉。其辱社稷甚矣。然而不諱者。所以重季孫行父。諸人謀國不臧之罪也。故並列諸卿于戰齊。此歷書公于從楚。所以深非之也。

又按蔡許二君不書。蓋是盟之序先楚。故削之以存君臣之體。左傳曰：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蓋是役也。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故曰乘楚車。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討邲之役也

焜按楚師退而晉師出書晉侯罪晉侯也。諸國用事之臣既即于楚與鄭人盟。又使其君從晉伐鄭而君聽之。貶之則義不見。故皆書爵以著之。彼貶曰人。此書其爵不能正其臣子之正所以奪之也。

又按此皆功利之習為之也。棄信義而就功利。功利之入人既深。不知信義為何物。羣行于其中而不已。其不率而入于禽獸者幾希。

方氏曰：晉實畏楚。故楚師既還而後伐鄭。成公幼弱而親會師。

三桓懼楚人之討。將委咎于君也。宋衛未葬而稱爵。以吉服從戎也。

辛亥葬衛穆公

煜按分莫乎親。悲莫大乎死生之際。庶民之喪。且不從政。而况乎為民表帥者乎。宋衛之君。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是為人道之亡也。是月也。宋公衛侯身在行間。故國之葬。謹而書日。而伐鄭之役。不書子。書子者。見其猶有所不得已也。夫弑父與君。豈必在大。即此無君親之心。是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

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詞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家氏曰。三年之喪。通喪也。二十七月而終。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則主已入廟。此入廟之始也。主方入廟而廟災。此人情之所戚。成公三日哭。可謂知所哀而哀也。焚先人之廬。猶三日哭。今主始入廟。而廟為火所焚。人子之痛切為甚。三日哭而謂之不合于禮。失春秋所以書之旨。

乙亥葬宋文公

書日同上

左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臣始煩去惑者也。是以伏尸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爲。

○秦穆公卒三良爲殉夫子錄黃鳥之詩于風傷之也而宋之厚葬不書于經者非鄰國策書之所及也若魯事則必書用殉矣何則王法所必禁也觀于勞民必書而况于殺人以殉乎。

夏公如晉

左傳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此著魯君臣以威服民之罪也。聖王之世其民皆順而至于比戶可封。衰輓之世其民多梗而似乎比屋可誅。非民也。上失其道也。棘之民始從政于魯。魯之政必有不便于民者。是以不服。不知自反其慚德。推誠慰諭以安定之。而帥大師以圍其邑。子弟也而虐虜使之。視多士多方之誥。仁不仁遠甚矣。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

左傳討赤狄之餘焉

家氏曰既滅潞氏又殄留吁以爲未快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春秋惡之屢書皆所以貶

不稱帥師惡卻克孫良夫也專國殘民邀利而不止也聖人之惡戰甚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劉氏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

世宗皇帝御纂曰庚與良夫聘且盟左氏公羊皆以爲尋盟則是

二臣之聘盟而受君命非奉命來聘而擅及魯盟也劉氏敞以爲專命生事者過矣或謂不繫于國以見逐事之專不知奉使而來既書晉侯衛侯則及盟可不繫于晉衛也

煜按曰及究之以內爲主治內之意也天下本一家丙午丁未計日與盟病其不知大義而總總曲謹以爲禮也其視天下爲公者不知何王之世矣夫講信修睦大道爲公晉與衛猶是也而必異其日若別有所以結其私而不可以公于他國者然此春秋之所以訊也

鄭伐許

不惡鄭之從楚而惡鄭之恃楚而虐許鄭之與許為已甚矣
凌弱不已非人所為春秋書荆于始而書秦晉鄭于後諸國
變而同于荆也禮義之亡卒歸于無辨其感深矣晉鄭王室
懿親故春秋尤罪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襄公卒悼公費立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

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魯西邑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

胡傳。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五年春王正月。祀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焜按前書。鄭伯姬來歸。此書祀叔姬來歸。魯為望國。太姒之遺教在焉。而文姜以下。亂之于內。郊祀之夫人。以罪而見出于外。其所以教于公宮。教于宗室者。未之聞焉。此皆身不脩。家不齊之所致也。春秋夫婦之倫。尤亂。上下相習為常。夫子謹書之。以為大故。家國天下治亂之始也。

仲孫蔑如宋

左傳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杜云野饋曰餽。

荀首大夫也。晉有事于魯。當受命來聘。今以事至穀。未入魯境。而僑如往會。非事也。春秋不削而槩書之。以為國事。明大夫出入之重也。然則非事而往者。皆春秋之所罪。而為大夫者。所當知愧知勵矣。

梁山崩。在馮翊夏陽縣北。

胡傳左氏載絳人之語于禮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于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

何足以弭災變乎。

煜按山崩星隕。無人焉位之也。疾疫飢饉。無人焉育之也。陰侵陽而陽不安其位。則隕。陽侵陰而陰不安其位。則崩。是皆二氣之逆也。二氣之逆。人心名之也。此其故。始于王朝逮于庶人。上下同之。故春秋灾異不擇國而書。山川疆域。莫非王土。故不書晉。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于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趙氏曰。書同盟亦是志同欲之通例。善惡則存乎其事。以此時

言之。史策方有天王崩之文。而同盟是其時乎。非特為不臣而

立此同盟之文也。按此說得之。如罪其不臣。亦不必言同而後

信。天下之大本也。而蒲之盟無之。禮。天下之大防也。而蟲牢

之盟昧之。義。天下之大綱也。而重邱之盟蔑之。皆不去其同

所以重責諸侯也。非緣此而特書為同也。

同盟亦是同外楚之意。同外楚而不知有王。亦何以異于楚

哉。詳誌其日月而不書定王之葬。見諸侯之比周慢上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劉氏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弗饗也。而學

者習于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

武世室也。人之迷錮久矣。夫其以僭為典也。此乃春秋之所為

作也。

胡傳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

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

非即遠有終之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煜按禮皆先王之禮。非聖人在位。不敢作也。先王之制禮。知天知人。不謬不悖。不疑不惑。所以垂之百世。而可知。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魯侯因先王先公之典禮。脩而明之。可以寡過。乃自用自專。立其所不宜立。不特愚無知。而妄作。抑亦無王。誣祖啓僭竊之門而已矣。

取郭附庸國

公羊與前取根年同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晉衛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夏陽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

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按此不書晉。不害于衛也。伯宗善矣。故第書衛魯。罪其奉晉命而興師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胡傳。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

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于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煜按魯政多門。蓋諸大夫莫能相下。故出師亦不相統一。聖人于魯事。往往並列其人。在軍如此。在國可知。而三家分魯于此兆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胡傳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救鄭而楚已退師。故桑隧之遇。以不戰為善。

七年春王正月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傳不言日急詞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

盡矣其所以備灾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詞也其緩詞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詞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穀梁傳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禋牲然後左右之

鬼神之道。其應如響。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魯郊非禮。天示之以不受而已。劉向許翰論其徵數。或然也。劉向曰鼠小蟲時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鼯鼠食之。象竊盜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也。改卜又食重譴之也。

吳伐郟

左傳。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胡傳稱國以伐。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

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此春秋之法也。按此可亦有不得已而奪之爵者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明傳。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畧言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

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嬰齊屢侵諸國。至是晉合八國之師以救之。猶有桓文之遺
意焉。故本其同外楚之意而書曰同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林氏曰。州來楚邑。吳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
以始大。通吳于上國。晉人為之也。按吳楚交兵不書。州
來或亦屬楚之小國。

冬大雩

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杜氏曰。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穀梁傳于齊緩詞也不使盡我也

胡傳為國以禮者無憚于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焜按此與鄭伯以璧假許田相似諱魯之不能守則假外以為詞似乎非外而實所以深譏魯也可為倚強大而不能自立者之戒矣以璧假許田詞近乎恭此則見晉之號令行于魯而魯幾為鄙邑矣然其失不自今始也前此倚晉力而取之得之已不順矣宜其有後來之悔也

公孫嬰齊如莒

因聘而逆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何氏曰昏禮不稱主人此稱使者宋公無母自命之也

胡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

煜按非為過厚于聘女失卿位也使之不以禮君不明禮讓則有大臣之道者立于其位矣春秋以道名分所以明君臣

上下之倫而已矣倫不明故亂倫禮明則人皆自愛而亂矣自生焉書宋公使罪使之者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煜按以天下言之大夫可專殺天子之祿位為不貴威命為不行矣以一國言之晉以莊姬之讒欒卻之忌而殺無罪公

室之所以卑。弑奪之所以起。皆在乎此矣。于一事而天下國家之故。繫焉。所以專殺大夫。舉書于冊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襄十四年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汝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不廢朕命可見錫命與賜命同

胡傳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煜按天王。侯國臣民之稱。天子。君天下之通稱。自魯言之。當曰天王。自周而言之。則曰天子。夫曰天子。非以尊于天下。貴自之出也。果其得天之道。繼天之志。則可矣。故本其君天下

之稱以示義。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因其喪歸故仍書杞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胡傳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

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

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煜按以聘禮來。且言伐邾也。經不及來言伐邾。不使晉命再

加于我也。然會下文自見。書叔孫僑如會重責內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衛人來媵

胡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焜按妾媵過制。惑以喪志。越先王之禮。一失也。敗臣民之俗。二失也。喪國君齊肅共儉之德。三失也。夫妻者國家之本。色者壽命之源。少過于先王之制。即非所以肅宮闈。宣風化。謹

嗜慾。崇節儉。杜內亂。養性命之道也。豈小故哉。夫子于媵致謹焉。蓋逆知後世有掖庭萬人之弊矣。嗚呼。聖人之旨微矣。春秋之教。事事示人。謹幾。此類可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陸氏曰啖氏云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于母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之杞死而反葬故曰非禮也

按夫婦之道禮義為重以遠嫌也前書來歸已絕矣而此復強之逆喪非惟夫之綱不能行于其婦亦叔姬之所不受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衛地

胡傳按左氏為歸汝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
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于甯喜求復國喜
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
無盟矣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
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悖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軟
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本矣

焜按要盟不日惡其無信也無信而不日所謂不誠無物猶
之無是盟也無信而書同所以罪諸侯也是非秉德義以治
人者哉煌煌載書質諸鬼神然而其不可知甚于講張為幻
之細人矣豈所謂日嚴祇敬六德之度乎書爵書同盟顯責

之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胡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
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

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與書公孫壽納幣同

致女未嘗別見他書杜氏云女嫁三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
之致女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頃公卒子
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

煜按。尊尊貴貴。春秋之道也。晉文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亦已專矣。此執鄭伯。無異于帥其家僕。執其兄弟也。其不夷而執其主人者。幾希。晉書人著其強暴無禮義也。執其君。又使大夫伐其國人。欲之橫。何所底哉。夫執鄭伯。與執晉侯。一間耳。執鄭伯而使欒書伐鄭。所以啓欒書之執君以弑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邱公立于池。

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奚。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人入渠邱。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價。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煜按。命將不言使。蓋帥師者以生殺之權予之。謂其當尊。非人臣之道。故不言使。大其事也。此言伐莒。楚子之命也。繼之曰。庚申。莒潰。蓋非一日之毒矣。又繼之曰。楚人入鄆。則嬰齊

之肆虐無已。塗炭無涯。而非伐莒之本命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則受其害者多矣。故若更端以著嬰齊之罪。夫命將非人。則將之罪也。而皆君之惡也。故帥師之人不可不慎也。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諸侯貳故也。

焜按不書秦人狄人者。狄助邢助弱以攻無道也。此則貶秦人亦不予狄也。經之書或于同中見異。或于異中見同。近者或推而遠之。遠者或近引而近之。明其為辨亦微矣。此固不在國族而在人心。所謂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者也。

鄭人圍許

左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按左氏曰。示晉不急君也。卒歸鄭伯。謀亦得矣。然而非道也。書人貶其效。大國所為而不軌于義也。

城中城

穀梁傳非外民也。

城中城。譏自衛也。諸侯有道。守在四鄰。然而築城鑿池。與民共守其國者。備不虞也。城中城。則是外其民而自衛其家也。林氏曰。中城者。郭之內而宮之外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晉命也

高氏問曰受大國之命而輕用其師者皆書侵

衛豈無治軍旅之臣書弟未嘗命之天王以為卿大夫也徒以親故率師非以德選矣兵凶戰危帥師大柄衛侯不當命其弟黑背不當受命而行也師之得失國家公事不容以弟與也故書弟謂非待弟之道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

師氏曰卜至于五其瀆甚矣皇天嚮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耶

煜按春秋之衰。人知役于强大而已。上帝天王。幾于蔑視。而聖人作春秋。經綸大經。以爲必不可以一日無王。必不可以一日無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必不可以一日無人民社稷之事故。凡係此數者。必謹而書之。夫天道昭昭也。人心之不泯也。此千古如一日也。以彼其時。無父無君。視爲固然。迄今觀春秋之所載。考天意之從違。審國家之存亡興廢。得道失道。歷歷不爽。唯強與大究矣。禘哉。故南容與夫子論羿。皋禹稷。夫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春秋歷書諸侯大夫不道之事。亦此意也。夫天豈真夢夢耶。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此晉太子州蒲也。諸侯無王矣。其父子繼立之間。不可盡譏也。如其事而侯之。其罪自寓于其中矣。猶之喪未畢。不書子而書爵之意也。郕伯來奔亦然。

齊人來媵

杜氏曰。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孺卒

景公卒太子州蒲立

秋七月公如晉

胡傳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劉氏曰：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黨族。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

焜按公本以弔往，晉人止使送葬，故不書葬諱之也。送葬不及他國之卿，不敢也。諸侯及卿大夫位近在國內，有君臣之分，在他國有賓客之禮，故大夫來會來盟，猶越國以禮之示謙也。鄰國之卿而送葬，亦已僭矣。國君送葬，是晉以諸侯同于天子也。不書葬，所以存典禮，非徒諱辱也。書公如晉而不書晉侯之葬，削其葬而諱明矣。書會晉侯而

不正州蒲之意，予以爵而罪明矣。書執鄭伯而不言鄭伯之歸，不詳其事而困辱明矣。書瑣澤之會而不志晉楚之成，不紀其績而非道明矣。亂世之事，聖人惡而削之，而其文自微而顯，志而晦，盡而不汙，所謂鄙野之俗，君子不過而問禮義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卻犇來聘已丑及卻犇盟

左傳晉人以公爲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犇來聘且涖盟

煜按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來結好之詞司馬華孫來盟亦然此則要盟也。要盟惡也。春秋之初以汲汲欲之書及後以不得已書及凡非禮失道之事始汲汲欲之後雖欲已之而不得矣。

人之卑且賤也。必志實先之。聖賢雖爲匹夫其可得而卑之哉。况國君乎。魯唯不守周禮苟以說于强大故羞吝得而及

之○孟○子○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也○始○也○屈○于○大○國○之○君○繼○且○屈○于○大○國○之○臣○繼○又○且○自○屈○于○其○臣○公○室○因○以○日○卑○國○家○因○以○日○削○然○則○魯○之○衰○微○不○振○無○他○也○始○于○其○君○之○志○而○已○以○是○推○之○家○國○天○下○皆○然○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報聘且蒞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言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穀梁所謂下非指周公言晉鄭也蓋王室既卑而晉鄭又無王于是已與列國同而天王始言出矣

杜氏曰天子無外故奔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于周故書出罪之

胡傳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于天下爾

焜按天子之三公無出又何所奔曰出奔晉天子之號令不

能行于晉也。三公而出奔周之綱紀可知矣。而背天子辱王朝。其當絕者。傳亦明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世宗皇帝御纂曰。西門之盟。左氏備載其事。而不見于經。蓋晉楚為成。春秋惡之。故聖人削而不書也。

焜按外大夫盟不書。削之也。諸侯盟已瀆矣。大夫為會為盟。惡亂也。故雖晉楚之成。春秋不志。無信義之實。而亂中外之防。抑又何譏焉。存瑣澤之會。以公在且所責在諸侯而已。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地

左傳狄人間晉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名曰乞。其實徵矣。兵凶戰危。王者不得已而出師。遣戍之日。

僕夫况瘁。亦既慘矣。諸侯虐民。日與之。即于鋒鏑。又以一已。

之忿。大興鄰國之師。而列辟以民命從于強令。賊仁賊義。罪。

莫甚焉。天子乃使王臣會之。不幾自夷于列國乎。春秋削成。

劉二公之會。晉師而特書公如京師。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

全君臣之名。分其亦傷之矣。

○劉氏曰。公子遂如楚乞師。此內接外之詞也。晉卻錡來乞師。

此外接內之詞也。聖人作春秋。無不輕外而重內。至于乞師。則。

內外同之者。以兵爲重也。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
伐秦

穀梁傳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方氏曰不書朝于京師而曰如者不予以朝也蓋踐土河陽晉
之致王則悖而諸侯之朝王則誠也故直書曰朝若伐秦之役
非能朝也則為如京師而已傳稱劉子成子會伐而經不書何
也汪氏曰書劉成于晉侯之上則疑朝于京師奉王命以伐秦
矣

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以伐秦為遂事

明朝為重

胡傳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
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
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耳又書公自京師見以
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所以
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于君子必敬于父天
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
之意也

孫氏曰唯其無禮故以禮正之

家氏曰公如京師自京錄其猶知有王也書自京師會諸侯伐

秦示稟王命。如征伐自天子出焉。此春秋存周之意也。劉康公成肅公皆行不書。晉與秦私鬪。上公不當與俱。不書劉成。意在此乎。

○陳氏傳良曰：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為不足誌焉爾。此亦國遠事煩而略之。

曹伯廬卒于師。宣公卒。成公負芻立。

穀梁傳閔之也。公大夫在師卒曰師。在會曰會。蓋言失所也。若王事則否。

焜按古者國君出疆載柩以從。曹伯而從王事。死于師可也。

從晉伐秦。則曹伯為不得其死矣。子而不諫。是為不孝。臣而不諫。是為不忠。舉動之間。可不慎乎。卒之子臧逆喪而負芻。

篡立一事之繇。而禍亂遂成。嗚呼。知此者微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王氏曰：此年書法抑揚予奪。例變無窮。始書乞師。知伐秦。厲公意也。次書如京師。知成公之朝。非專行也。次書自京師伐秦。使若繼事焉。不可過天子也。卒書至伐。則著公之此行。非為朝王名。言其實也。春秋之稱微而顯。非聖人孰能脩之。

焜按春秋所以微而顯者。各如其事。如其志而已。普萬物而無心。天地之至誠也。聖人至誠。故如化工之肖物。

冬葬曹宣公。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

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呂氏曰：子臧輕千乘之國，固勇于為義矣。然反使篡弑之人，居一國之上，所以得罪于君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渠邱公卒，比公密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犢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焜按書自晉惡也。書歸君許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

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穀梁傳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胡傳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

煜按婦人無自行之禮故不親迎必書以以者不以者也非禮也。僑如舍族胡傳說固是然大夫奉君命必稱族尊大夫益以見君命之重而其事亦因以重矣其至也書名蒙前

事也。蓋以君命出故稱族而見君命之尊以臣禮反命則自臣言之也。故舍族亦所以尊君猶之諸臣奉王命而出曰君入則皆王臣故盟楚之詞皆不稱爵如曰齊潘魯申宋王臣而已。左傳舍族之說雖未得解而去叔孫而書僑如則夫人之尊亦申矣。此其說固合禮意故如是則詞順順于詞者順于理也。凡春秋一語有數義當四面合看而後得其真。凡說不同而並載者類如此不可舉一而廢百也。諸家得一解則必駁一解所以不合不公而至于分離垂隔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滅卒定公卒子

秦伯卒桓公卒子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

穀梁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仲遂書氏嬰齊為之後自當蒙其族矣皆以誌禮之失也公孫猶當繫于公室惟不循此義季孫行父等已若自為一宗而于公室無宗子之戴矣

方氏曰。當是時。魯卿有二。嬰。齊。皆公孫。此必魯人。本以仲為別。亦舊史因之也。歸父欲去三桓。三桓如疾之。遣歸父之家而立其弟。則以後仲遂。非後歸父也。明矣。其以仲為氏者。遂之生也。已。賜氏。非以王父之字為字之義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程子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既二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張氏曰。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未當。遂開釋姦之門。豈小失哉。稱曹伯。外內皆成之為君也。春秋罪與之者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歸于者。罪未定也。書晉侯。斷在晉侯。不稱晉人。予之為伯。討也。

陸氏曰。淳聞于師曰。二百四十年。諸侯相執多矣。此獨稱晉侯者。以其執既當罪。又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故明書晉侯之爵。以表其善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
以不葬共公也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

甲戌己丑而赴則並存之宋公固卒則不日皆所以罪其臣
子也于宋公卒未有不日者卒既不以日赴而葬又速下紀
宋亂故于其葬也謹而日之葬自我錄也內則忽之而外則
詳之聖人教人慎終之意如是夫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

楚

左傳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

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

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司城莊族

也公孫師六官者皆桓族也鱗魚石蕩澤向為人魚石將止華元

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

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魚

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以

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

鱗朱向帶魚府遂出奔楚

此非予華元也。華元專宋久矣。其奔僞也。奔晉歸自晉。此逆知宋必反華元。即不反。已必介晉之力以討魚氏。故爲是舉以要之。使桓族之自相殺也。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本以要季氏。而子曰要君則華元此舉亦猶是也。宋殺其大夫山去族。絕之于族。以其背族也。此是魚氏共討之。故獨去其氏。見魚氏之不叛。所以惡華元。借山一人之罪而盡逐魚氏也。魚石奔楚。猶華元之奔晉也。不書其餘。皆因魚石也。梅下字華元居其位而不能爲君討罪。欲介大國以正其國。故罪之。此脅君專國之法。非人臣之道也。春秋辨義。必求其近是者。而著其辨。以大明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傳始通吳也。

方氏曰：此列國大夫衆會。皆以名見之始也。大夫以漸而著。舊史以漸而詳。世變人心正。因是可考焉。是以春秋一仍其舊而不革也。

公羊傳：曷爲殊會吳外吳也？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程子曰：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

往與之會。時諸侯病楚。故與吳親。襄十一年。祖之會。十四年。向之會。與此同。

方氏曰。鍾離。祖向。吳人在是。而晉帥諸侯以會之。會吳者。晉志也。魯從晉而往會者。也。非會又會。無以著事實。見情勢也。襄五年。會于戚。吳人入聽諸侯之會。則列序而不殊會矣。

會吳于鍾離。外吳。且以明是會之所。因以爲吳也。春秋于吳。楚必外之。明內外之防。不與其相率爲無父無君。故別之也。諸大夫因晉而會吳。故再書會。以明其事之所由。而得失見焉。非不敢敵吳也。春秋之意。蓋首罪晉。次及諸大夫。不能自強而徇人之強。此倒置之由也。

許遷于葉

左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張氏曰。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煜按。葉非許地。遷于葉。許已亡矣。以許自遷爲文者。存許也。且非其志。哀許也。哀許。則惡鄭可知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上溫而雨下寒而冰二氣乖隔故方雨而木冰也推之人事
陰結于下下不順也上下協和則二氣流通無所滯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文公卒成
公原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

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破退舍

于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此數年書伐書侵而凡救者皆不書蓋非救患之意不與其

救也。天下之亂，師旅最毒，而附强大以相侵，聖人所惡也。列國書君若卿之主兵者，一切以殃民之罪罪之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救鄭，師敗績。

左傳：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武子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自趨進，曰：「塞井陳于軍中而疏行。」

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懼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

子何知焉？」呂錡夢射月及戰，射共王中目。楚師薄于險，叔山冉

謂養由基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折軾。

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楚宵遁，晉師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

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公羊傳：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瘡也。

胡傳：不書師績，以其君親集矢于目而身傷爲重也。

晉楚有內外之分，春秋責內之意多。晉無德而以兵爭，故書晉及其同德，故無異詞。是戰也，鄭實爲之，故著鄭伯從楚之罪，然却楚亦晉之力，故終以晉爲內而外楚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子在軍而不能令乃歸諸子反書楚殺其大夫重楚惡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程子曰晉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

按春秋于內多自反之意沙隨之會公無歉矣為國以禮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立國之道也魯為宗國秉禮足以自強晉之弱魯如此可以辭晉命矣未幾復會伐鄭畏晉如彼此春

秋惜魯而書不見公之微意感魯之衰而不能自立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先尹子如有王命然者抑晉也且自晉累王也王不能以德綏天下而從強大以兵爭王之不王所謂偵也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曹人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陸氏曰淳聞于師曰曹伯之篡罪莫大焉晉侯執而討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失政刑也書歸自京師以深譏王也

程子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胡傳。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爲君。舜爲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邱。

胡傳按左氏。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墮。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

告卻擘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卻擘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莒邱。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擘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

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卻犢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言舍譏晉之橫，重魯之辱也。非所恥而不恥，故盡其詞。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之奔，逐也。非奔也。書曰：大臣出奔，非國家之細故。謹其事，以為用人者鑒也。然僑如罪重，不能請王命而誅之，是有罪者可以倖免也。魯于是乎失刑矣。猶立却犢故，僑如僅以奔書。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犢盟于扈。

行父為國大臣，君辱臣執，此大夫致命遂志之秋。君子可殺

而不可屈。季孫之懼甚矣。晉安得不以勢加魯乎？

公至自會。

明伐鄭非公意。

乙酉，刺公子偃。

僑如出而公子偃刺，失輕重之衡，且遷戮矣。親親之恩安在也。故誌日以垂戒。公以猜忌而殺弟，公之忍也。行父柄魯而殺之，弱公室之習成于此矣。偃何罪而死哉？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鄭侵晉衛救晉不書但書侵鄭經之所惡于附晉爭鄭者可
知矣且救者救其危也此助強耳烏得為救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汪氏曰成王少子臻

食邑于單至襄公世為王卿士

尹單並書王室之政不一亦魯書四卿之微意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乙酉
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此皆外楚之盟自是諸侯反復者愈多經屢書同盟大其事

以著盟會之義。當秉信度義。以天下爲公。非一人之任也。而
狗私者與狗人之私者皆罪矣。此會有尹單二子而盟詞
推晉外楚。則王室夷于列國矣。

陸氏淳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闕。鮑牽見
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
國子諂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
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

七月壬寅。用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
召鮑國而立之。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國佐從諸侯
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
門而復之。十一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
郊用正月上辛。

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
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發。衣服不脩。不可以祭。
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

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九月郊。誌不時。不時。故春秋以變文書之。不曰郊而曰用郊。蓋若非正行郊祭。因事祀上帝。用郊禮也。猶因師而祭上帝。曰類之義云爾。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上書乞師而後公會伐鄭。為晉伐已明矣。書至自伐鄭所以

異于前年也。罪公以天王之師。生民之命。為晉用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意也。

誌地。卹之也。君之使臣。雖曰分所當然。然而馳驅鞅掌。亦君之所當體卹也。况卒于外乎。在臣則君命為重。身為輕可也。于此見君臣各盡之道矣。

方氏曰。別無嬰齊承使之文。則從公而道卒可知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知子釁且卒。

定公卒。宣公輕立。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左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有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長魚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

三卻並貴，故不書及。亦著其寵之過也。不以禮馭其臣，寵祿太過，至不可去，則聚族而殺之。書三卻甚之也。卻氏洵有罪矣。然世卿也。且卻錡欲攻公，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有黨而爭，罪莫大焉。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殺三卻者君殺胥童者臣槩書晉殺晉無上下故也故後書晉弒亦同晉無尊尊貴貴之化昧履霜之戒以及此雖曰晉侯殺之可也

童雖有罪助厲公而不黨于逆且世卿也非夷羊五之比故亦以殺大夫書

庚辰晉弒其君州蒲

左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陳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書晉無上下之詞也猶之書荆書吳之意若書人則罪在下

矣。書晉兼罪其君也。夫專者篡弒之漸。天下之有晉無周久矣。晉之有趙盾，欒書而無君久矣。晉擅王而無君，又使其臣擅晉而蔑鄰國之君，啓天下以無父無君者，晉也。夫豈獨一欒書中行偃能弒其君哉？晉固自致之也。傳曰：多行不義必自及也。其晉之謂矣。舉國之人皆不知有君，又安得罪一欒書中行偃？此聖人教有國者正名定分，于平日循禮守義，于其身之意也。

胡氏略欒武子之說非是。聖人必不啓人以放廢，亦斷不以君無道而寬亂臣賊子之罪。門人問朱子曰：文定之意，蓋以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爲書之計，厲

公可廢而不可殺也。傳中全不見此意。朱子曰：文定既以爲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以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絕不可曉，是亦拙于傳經者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爲慶氏之難，故甲午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

高國鮑氏皆齊之世臣，視其所行，其心猶在國家，而奔之殺之，所用者崔慶而齊之亂，遂接踵。陳氏效尤，而國遂以亡矣。國佐殺慶克，據邑以叛，不書罪有大，而聖人略之者，其罪微矣。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聖人書之者，誅其志也。于此可見春

秋用刑之中矣。

公如晉

左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以惡曰復入。

若云納宋魚石。宋魚石之罪輕矣。此以見楚鄭之師皆魚石所致。深惡魚石也。不書納而納自見。

李氏廉曰。經書復入者。止魚石變盈。大夫無繼世。故稱復者。

已絕之詞。稱入者甚逆之詞。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于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煜按左氏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

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此可見好德人之所同。而先王制

為諸侯相朝聘之禮。亦欲使之觀感興起也。同爵有相朝者。

嗣君初立。則爵雖同而齒德不及。故有朝。所謂世相朝也。

先王設為五等諸侯。仿于兄弟之義也。故小國有朝于大國。

之禮。此亦本孝弟以治天下之意。故曰兄弟方來。推斯義也。

貴禮讓者。知此者也。恃勢力者。昧此者也。重以侵凌亂此者。

也。如會盟之序。齊魯序于宋上。杞序于諸國之下。不以爵爲序。而以強弱大小爲先後。兄弟之義亡矣。

築鹿圃

公羊傳何以書。訊何訊。爾有圃矣。又爲也。

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穀梁曰。路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

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

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左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焜按。虛打之盟。不日當喪出。盟不得已。故略之也。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權而中矣。

丁未葬我君成公

十未辨其理也

十未辨其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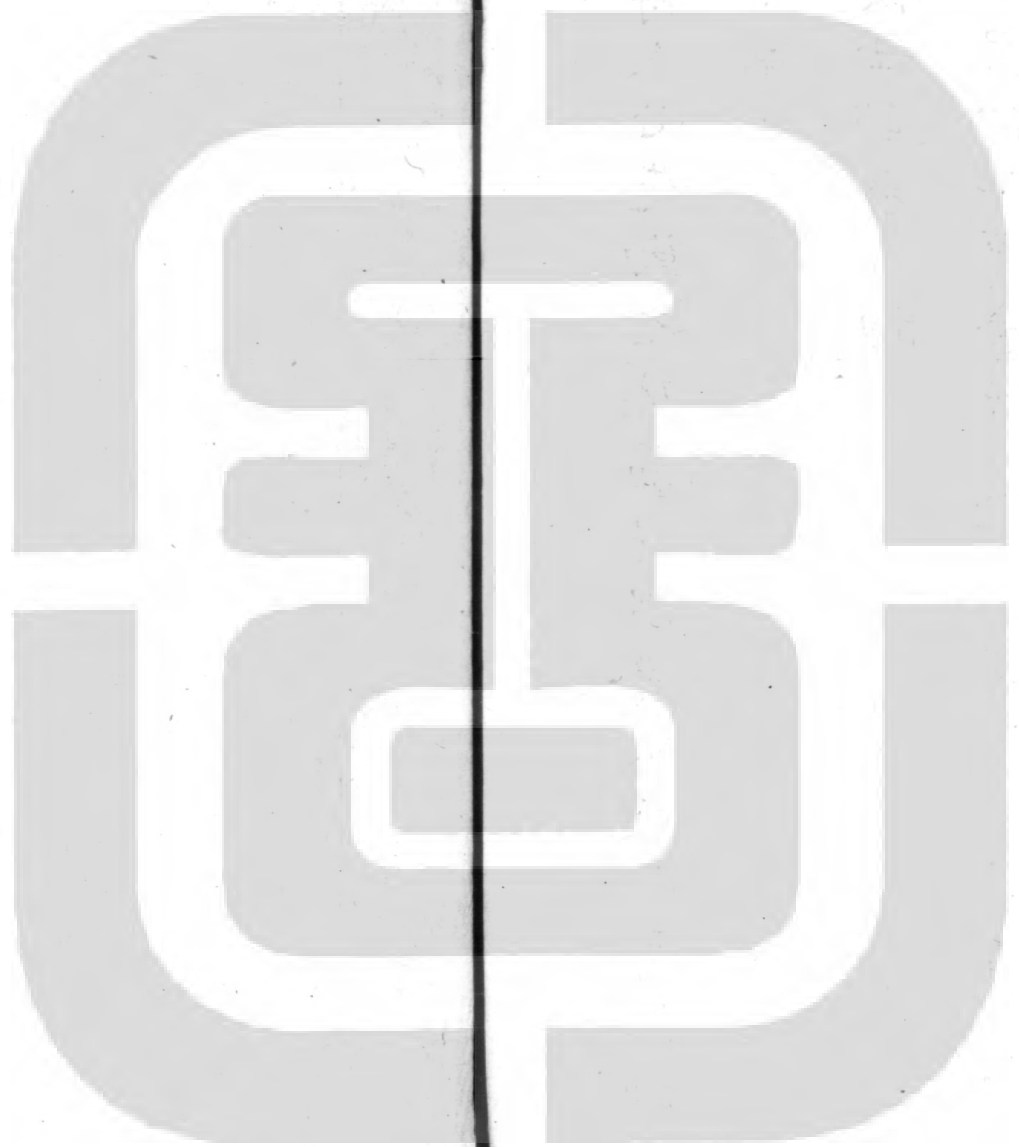
十未辨其理也

十未辨其理也

十未辨其理也

十未辨其理也

十未辨其理也



十未辨其理也

十未辨其理也

十未辨其理也

